

□杨恩芳

14亿人口大国从没有这股鸦雀无声，一座座繁华闹市从没有如此空旷寂静，千万条高速铁路从没有如此稀疏寥落。大半个中国，仿佛陡然屏住了呼吸。

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妖魔仿佛使了定身术，全民戴上了口罩。从未停止喧嚣的人不敢张口说话，从未停歇跃动的人足不出户。人见到人远远躲开，不知他是否是潜在感染者；不敢问候，惟恐唾沫星溅身；手不敢乱动，不知带病者是否摸过电梯按钮；脚不敢乱走，怕无形的空中残留不死的病毒！人们被强制静息了。

此刻的世界好静好静。我静下来，听到心的跳荡，突然顿悟，这就是生命的吐纳呼吸，一如我们命脉由动静两脉相伴支撑，静脉收纳70%的血液，为30%的动脉提供搏动的能量。

相守

□李小米

这是我生命中一个五味杂陈的春节。

与我所在城市同饮一江水的武汉，过年，正在过关。其实与武汉同胞一起过关的，还有14亿中国人。

除夕夜，便接到了单位第二天要上班的通知，有点意外，却也在意料之中。鼠年正月初一，一大早便与同事驱车来到我们万州的五桥街道民强村，去逐家逐户排查从武汉等地返乡的人员。

这是一个城郊的村子，户籍上的人口是2800多人，其实平时住在村子里的人口只有500多人了。如今，乡村成为怀乡者在春节期间的集体回流之地，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燃上一炷心香，去藤藤蔓蔓缠绕的老宅院落前打开那把锈迹斑斑的锁再看一眼。这些故土事物，依然如脐带一样同身体相依相连。

村子里的老程是我认识的。我驻村那年，老程还是一个石匠。后来，听说老程夫妇去了外地打工。

老程夫妇是去年腊月二十八与老乡们租了一辆车风驰电掣赶回老家乡的。在老程家院坝外，我和工作人员喊

没有静，就没有更强劲的动。我们已亢奋太久太累，天要让我们止步静息，我们真到了静静清理心身的时候……

心静下来，我们慢慢悟出了“天意天道”。这一切，从吃野生动物开始。当人的占有欲贪婪到毁灭草原森林，侵犯河流天空，人类便一次次遭遇“报复”！食品水质空气的异化，“三高、癌症”直摧生命线；山呼海啸、地动天摇席卷生灵；当人的食欲扩张到残害生灵吞食怪兽时，“埃博拉”“非典”“冠状病毒”由颗粒状、丝条状，到“冠状”，一场比一场凶险的瘟疫肆虐，恍若自然界发起疯狂的大反

击。我们终于明白，盘古开天，万类同在，各有归宿。人与动物、与大自然，必须和谐共处才相宜相生各自安宁。

心静下来，我们慢慢倾听心愿的述说。人生到底想要什么？吃厌了山珍海味尝怕了毒蛇猛兽，还是五谷杂粮田野蔬菜好；住烦了高楼洋房玩尽了豪华奢侈，还是阳光空气山间小屋好；坐久了飞机高铁豪车，还是想在林间小路悠悠漫步；穿戴了奢侈名牌，还是觉纯棉便装随意；疲惫了尘世的喧嚣闹腾，只想独居安静，煎熬了名利的千般诱惑，只想拥有亲情融融的家；追累了荣华富贵，还是想回

归自由自在的普通人。转了一大圈，原本是“个零”！简洁、真实、单纯、自在才是人之初心。

心静下来，我们慢慢叩问初衷为何裂变？孩提的纯美青春的理想，或许都曾美好。有的从政者，曾以为为民谋福祉的崇高志向走上岗位，却初心迷失，一切围绕升官发财，直到坐进牢房才知自由的可贵；有的专家学者，曾以为人类逐真理的美好理想走进学术领域，却追逐“首发”的权威，“专利”的营销，无心再探求宇宙的奥秘；有的艺术家初始于追逐美的享受，却发现舞台越大获取快乐越多，于是名利场成为重负绑架了灵魂；有

的爱意与温暖。

在网上看了电影《囡妈》。这是一对母子相互治愈的困途，也是一次拥抱心灵的旅程。看了影片，我给住在老街的老妈打了一个电话问候，果然，妈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连声嘱咐：“出门戴口罩啊，这几天不要出去喝酒啊。”那一刻，这些平曰里会让人有点嫌弃的唠叨，让我心头热乎乎的。

在一篇网文里看到这样一段动心的话：“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

手机上不断刷着“最新消息”，一个新闻故事让我动情了。一位女医生出征去湖北孝感抗击疫情，她在视频里对哭啼的5岁儿子说：“妈妈要去外面给你打怪兽，我们回来之后，你就可以出去玩了。”我在发布这个新闻的微信后面点了一个赞，也在心里向所有出征的勇士们点赞和致敬！

平时买了不少书，却没来得及打开慢读。感觉这些书如老朋友一样睁着孤零零的眼睛凝望着我，也在等着我去与它们目光相视。《简读中国史》《南京传》《河边生炊烟》《远村行走》《梅边消息》，这些藏书我在春节期间当然不能看完，但望一望它们，心就会喜悦而丰盛起来。阅读，依然是我温故和深入世界的道路。

鼠年春节，听着风声漫过，万物在内心生长，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愿流窜人间的病毒早日被阳光驱散，相信新年美好生活的画卷会在四季次第打开。

的企业家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初衷，却发现有些人奇特的需求更赚钱，于是铤而走险，拿天地良心作交易。

美好的理想裂变为功利的坐标一路狂奔！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出发！生死之际才明白，过度的欲望伤了天地，痴迷的疯狂毁了自己！我们以命相追的一切，到头才知是虚空！曾经的理想多美！孩提的童心多纯！可我们回不去了！

心静下来，我们慢慢浏览精神世界的生态。很久很久，我们淡忘了读书思考、修身养性，缺失了精神追求和审美体验。物质享受的无限升级，

【我们的节日·元宵】

元宵记忆

□疏影

关于元宵节的记忆，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那个有淡淡月色的元宵之夜。

那一年，大姐从重庆主城落户到垫江已有两个寒暑。寒假，我和小姐姐去了垫江，和大姐一起度过了一个神秘而浪漫的元宵偷青之夜。

“偷青”可追溯至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公元537年)，《魏书》中有“禁十五日相偷戏”的记载。

按照当地正月十五偷青祈福的民俗，临近十五，生产队朱队长的儿子“小猪”就带着我们几个小伙伴漫山遍坡去打探，邻近生产队哪块菜地的豌豆苗、生菜、萝卜正惹人喜爱？哪块菜地的蒜苗、青葱正绿油油地长势喜人？打探完毕，我们便哼着“天青青，月明明，玉兔引路去偷青。偷了青惹人聪明，摘了生菜招财灵”的民谣得意洋洋地回到生产队。

正月十五夜，朱队长带着我们出发了。“小猪”冲在队伍最前头带路。一路上大家既亢奋又紧张，“小猪”更是压着正在变声的嗓子不停招呼着大家小心坡坎洼地。

夜深了，山里的风寒冷刺骨，淡淡的月光中高高低低的山和远远近近的树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路上只听见齐刷刷急促的脚步声。也不知道走了多远，转过一个山头，我们终于看到了几大片绿油油的菜洼地。

一茬茬翠色的青菜齐齐伸直了腰，萝卜娃娃也探着小脑袋笑开了花，娇嫩的豌豆苗伸展婀娜的腰肢紧紧拥抱着大片洼地，从从俊俏的大葱、小葱、蒜苗也都水灵灵地翘首以待。朦朦的月色和闪烁如星点的手电光交相辉映，真是“疑似银河落九天”。

仿佛有灵感一样，大家都同时放慢了脚步。“小猪”自豪地说：“就是这里了！”话音没落他便一个鱼跃扑进菜洼地了。

朱队长告诫大家不得践踏菜地、不要采摘没成熟的幼苗，摘下来的菜不得挑肥拣瘦扔在菜地里。还没等朱队长啰嗦完，我们就以迅雷

感官刺激的无限满足，名利场上的不尽喧嚣，虚幻世界的魂荡神游，让精神世界一片空虚，心灵境界杂草丛生。大难临头，精神没有丝毫抗体而崩溃，心灵没有一点韧性而决绝。心灵恐惧分泌的病毒是冠状病毒最有力的帮凶，只有心存笃定信念、精神抗体强劲的人能死里回生。至此才明白那一句重复万遍的哲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心静下来，我们慢慢看清什么是大写的人！生死鉴人性，感叹中国有钟南山等一批初心不移的科技精英，有一大批舍己救人前赴备战的医护人员者，一大批冒着风险围追堵截病毒传播的各级干部，一大批循规蹈矩自我控制不染他人的好公民，他们用热血点染大写的人，以生命绚烂人性的美！有民族的精魂和支柱，有万众一心的家国情怀，坚强的我们必胜！

不及掩耳之势猫腰摸到菜地里，趁着月色掐葱拔蒜，青菜、萝卜、豌豆苗一捧一捧搂到怀里。

“小猪”更是敏捷，小身影儿在夜色中急速起伏，一忽儿双手翻飞一忽儿得意地摇头晃脑，没一会儿就“偷”满了一背篓的菜。女孩子们屏气凝神，紧张得汗水跟珠子一样一颗颗顺着额头滚了下来。不久，我们就“偷”了五背篓的菜了，也分不清到底都偷了些什么菜，我们往回走，绿油油的菜在月光下閃閃悠悠。

这时，我才注意到，远远近近还有不少人影在田洼地头神秘地跳跃出没，星星点点的灯光忽闪忽闪的像萤火虫在舞蹈。“小猪”得意地说，那一定也是咱们生产队的“战友”。说着，他放开脚步亮着嗓大声吼唱起来：“病虫瘟疫上天去，五谷丰登下凡来。”

大伙儿也跟着嘿哟嘿哟应和着，朱队长走在队伍最后眯缝着眼睛咧开了嘴。

回到屋里，几个大姐姐烧火为“吃青”做准备，“小猪”带着我们清理战果。“偷”得最多的是豌豆苗和大葱、蒜苗，青菜、萝卜为次。“小猪”神秘地说，生菜就是“生财”，萝卜菜头就是“彩头”，青葱就是“聪明”哟！

朱队长把白天钓的鲫鱼端上灶台，给我们熬豌豆苗鲫鱼汤。火，升起来了，柏树枝丫在灶膛里欢快起舞，红红的火苗像女子妖艳的舞姿。渐渐地屋子弥漫开鱼和豌豆苗的清香气，锅里的汤透出浓郁的乳色，豌豆苗和切成细粒的青葱点缀其间，煞是馋人。感到碗里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真是太好喝了。毫不夸张地讲，那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鲜美的豌豆苗鲫鱼汤了！

记得当时农村还有一种有趣的说法：小媳妇“偷”得青葱会更加聪明，大闺女“偷”得蔬菜能嫁个如意郎君。这或者也是大姑娘小媳妇都把偷青当成一件乐事，流连忘返的另一个原因吧？

只是这样的风俗如今的农村是否还存在，不得而知。但对于我来说，那一次偷青就是我人生的绝版了。

长大，家园在树挡风的山湾一家一家地建起来。我们问：这个村庄一定叫王家村啦？老人们说：不叫王家村，叫盛家村，不求在这片土地上称王，只求这片土地上繁盛。

茨竹的清亮之声在翡翠峡。古道上漫步，耳边总隐隐约约传来流水的声音，越往山下走，水声越来越清晰。这么高的山，会有小河？茨竹人没有回答我。走过玫瑰花开满的玫林石海，水声一下清亮起来，眼前一下青翠起来，一道10多公里长的峡谷呈现眼前，不见飞瀑只闻水声。

听说两岸峭壁高200多米，听说峡谷最窄处2米最宽处20米，听说峡谷的飞瀑成群，险滩密布，河道碧潭幽深。太深的峡，太密的林，让人无法深入峡中，所以峡叫翡翠峡。就那前很宽泛的一个名字，是重庆少有人迹的原生态峡谷，在这里，除了聆听只有聆听。

我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峡谷的尽头是长江，那清脆的叮咚水声会流入长江浪花之中，我的城市在长江边，我的枕边自然就有这清脆的水声——清清的，轻轻的，青青的。

□文猛

茨竹，作为川鄂茶马古道上一方著名的驿站，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漫长历史岁月中，不管是从四川到湖北，还是从湖北到四川，都必须走过这条茶马古道，走过茨竹这方古道上温馨的驿站。于是，一碗茶，一杯酒，一碗饭，一枕梦，成为夜幕下古道最温馨的封面。

如今，有了汽车，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畅通的乡村人行便道，再奔向茨竹，我们已经没有了祖辈们断肠人在天涯的跋涉。

从车水马龙的城市出发，柏油公路、高速公路早已覆盖古道。曾经一天的路程，如今就是谈笑之间的旅程。

走进茨竹古镇边的简朴山庄，月亮升起来，照着森林中的小木屋，蘑菇一般。月光之下，松涛声中，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没有了电话的铃声，没有了微信的嘀嗒声，更没有祖辈明天再踏远路的愁苦。

茨竹的悠远之声在古道。

高高的方斗山在这方叫茨竹的地方，亮开一道垭口。旧时，从万州

【地理重庆】

茨竹听声

出发，走到长江边的白水溪码头，从白水溪出发，登上高高的茨竹，那是一天的行程。从茨竹出发，走到龙驹古镇，从龙驹古镇经过谍道到达湖北利川，那又是一天的行程。在这天和天之间，茨竹这方垭口必然成为古道上枕梦的驿站。

这是几十年前的古道踪影，如今，青石板的古街早铺上柏油，曾经飘扬酒旗灯笼的客栈酒家早成了一幢一幢避暑纳凉的洋楼。

古道还在，在出场镇不远的叫花石板的地方，我见到了一段川鄂古道上保存最好的古道。

花石板是地名，花石板也是铺就古道的阶梯。花石板路被千年来走过的鞋子、马蹄、驴蹄消磨，低洼处亦不使人跌跤，微微积累有雨，供鸟雀啄饮。凸起处光亮如玉亦不使人绊脚。石板路上的脚印记录着先辈们

的脚步声，岁月长河的风雨声。只是当年的马路、驴蹄、脚步，早变成今天游人的漫步。

“弯弯扁担一只梭，我是茨竹背二哥。太阳送我上巴山，月亮陪我过巴河。打一杵来唱支歌，人家说我好快乐……”背二哥！石板阶梯上早没了背二哥的身影，歌声来自古道边的山林，是个放羊的老汉。

在这苍茫的群山之中，在这古老的古道之上，老汉的嗓音如此高亢嘹亮，辽阔婉转的歌声如一把铁锤有力地地撞击着大地，层层叠叠的群山，随着老人的背二哥歌活泛了，群山似乎都亮开了嗓子，群山伴唱，流云起舞，古道一下又活啦！

我是在先辈们语言的河流上见过这么一群在路上的人们：背上背架，他们是背二。横起扁担，他们就是挑二。扛上木杠，他们是抬二。他

们才是这古道的跋涉者，守望者。

老汉不断唱着背二哥，领着我们来到古道上一方叫“天书”的地方。那是一块巨大的石板，石板上刻着密密麻麻麻像字又不像字的符号，石板四周围着很多的老人。唱背二哥的老汉说，公路畅通，道路上没有他们的活计后，这群老人每天都会围在这“天书”边，当年在路上没有时间读懂，现在有时间了就想读明白这些石板上的文字。

走在天书石板上，我们也读不懂那些文字，是天地密码？是古道的密码？是祖先们的密码？在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面前，那依旧是神秘的天书！

抬山号子嘛哦哦吼嘿——哦哦吼嘿/震天地嘛哦哦吼嘿——哦哦吼嘿/不怕风儿嘛哦哦吼嘿——哦哦吼嘿/不怕雨儿嘛哦哦吼嘿……



《与时间赛跑——火神山医院建设者》

水彩 徐珩